

王以平著

山谷风雨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山谷风雨

王以平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山谷风雨

王以平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6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940 1/32 3 1/2印张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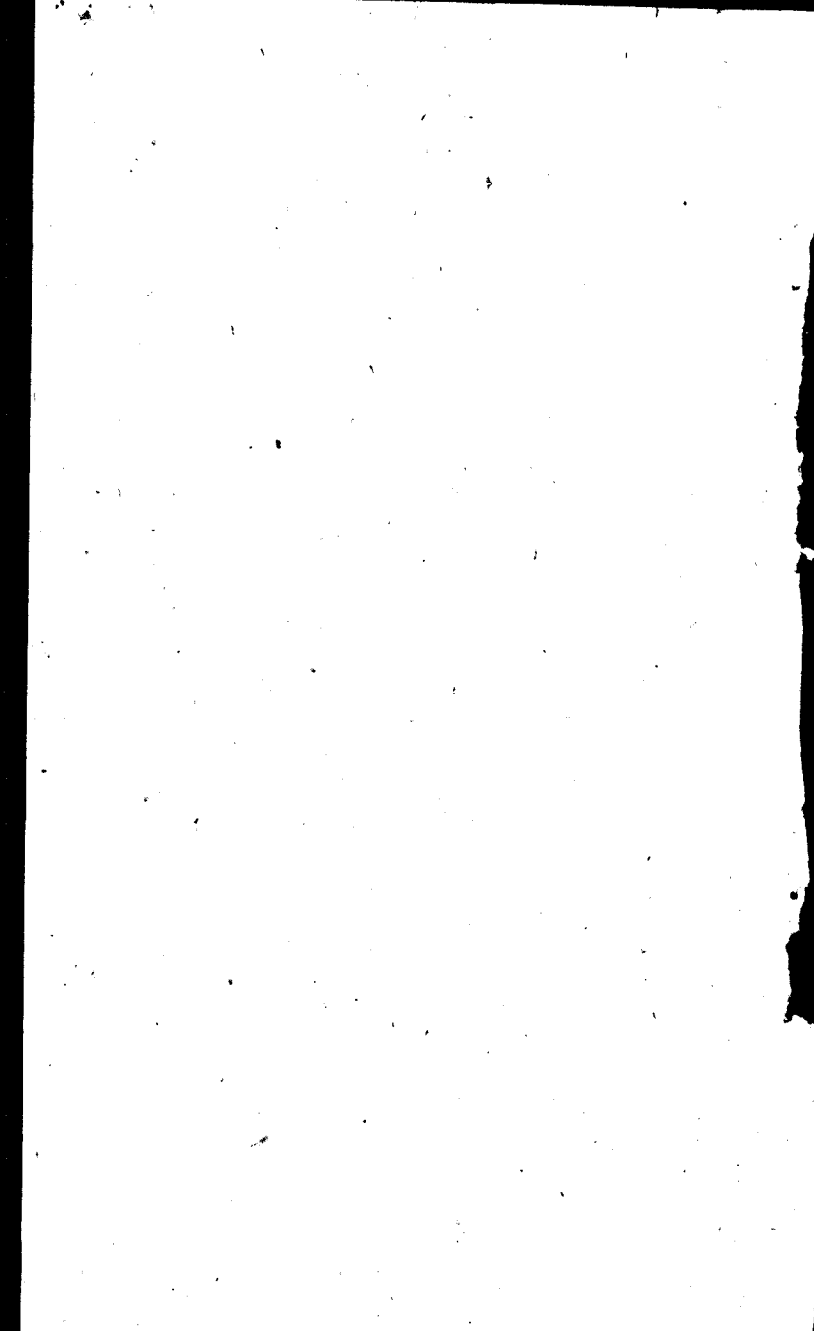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1—66,000 定价(4)0.26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收集的四个短篇，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故事。“紅色交通站”描写一对革命夫妇，坚持党的地下交通工作，直到英勇牺牲；“伐木者的夜宴”是通过一个老同志的回忆，刻画了一位大义灭亲的革命女烈士；“艰难的日子”是利用日記的形式，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——她从被捕直到就义前的片刻时间，都在頑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；“山谷风雨”是通过一个將軍的回忆，描繪出当年革命斗争时期的軍民魚水关系，和共同对敌人进行的英雄斗争。这些生动的斗争故事，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很有意义。

目 次

紅色交通站.....	(3)
伐木者的野宴.....	(34)
艰难的日子.....	(50)
山谷风雨.....	(82)



紅色交通站

故事发生在1931年。講故事的，是这个故事的最好的見證人，我只是把他講的很长的故事，作了一个簡短的記錄而已。

一

在連云山的北山脚下，一片翠綠翠綠的竹林下边，有一栋小茅屋，茅屋很矮，伸手就摸得着屋檐。屋后，有一条叮鈴鈴响的山泉，象拴不住的野馬，日夜不停地奔向汨罗江。屋前，有一排溜溜齐齐的棕櫚树。

如今，山泉还在日夜地奔流，棕櫚树还是四季长青，而且站在那里越发高耸。汨罗江上的白帆，一只只，一队队，在綠影中移动。只是，那栋茅屋已經沒有了，那里，新修了一栋青砖平房，是公社果园专业队的办公室。果园中队的队长熊虎仔和他的舅舅盛老爹就住在里面。現

在，屋前屋后都变成了橘子园。每年五月里，从墨綠色的枝叶里，鑽出一朵朵发着檸檬味的白花，十月里，結成累累的象琥珀一样的橘子。

二十多年前，这栋茅屋里住着一对农民夫妻，丈夫叫熊松青，妻子叫盛玉琴，还有一个不滿周岁的嬰兒，那就是現在的果园队长熊虎仔。

熊松青白天在坡上种生芽，夜晚，当窗櫺上敲起輕輕的指声的时候，他就披衣起来，拔开門門，从一个渾身穿着黑色衣褲的赵雪涛手里，交换过两个模样相同的小圓竹筒管。然后，悄悄地把妻子喊醒，叫她拴上門；他自己带着刚才接到的小竹筒管，踏着碎石坡，朝山后走去。赵雪涛却带着另一个竹筒管，朝山下走。

哪怕刮风落雨，飞雪²⁸結冰，夜怎么黑，路多么滑，他們的工作，从来沒有停止过。他們也来不及看一看竹筒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总是一拿到就送。有生命在，就有竹筒管在。

这就是当年的党的交通站。熊松青是第五站，赵雪涛是第四站，第六站在山后枣子坡，交通員是盛明，就是盛玉琴的亲弟弟。最后的一站，在湘贛边境的昭关，据说就是伍子胥一夜急

白了头发的那个韶关，那里形势十分险要。过了韶关，就是省苏维埃、省委的驻地了。

在那个年月，我们湘鄂赣苏区，还没有电台，也就没有电话、电报，党的交通员，就是最好的电报和电话，是党的耳朵和眼睛，能够把白区工作组的情报，在一天之内，走140里路，送达省委办公室。

可是，有一次却出了事，白区的党组织，被“挨户团”破坏了。

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。竹叶子、棕榈叶子在风雨中瑟瑟的响，山泉，在屋基边呜咽地流淌。盛玉琴把门窗紧闭了，点燃了小桐油灯把小虎仔哄睡了。她看到丈夫紧皱着眉尖，坐在火塘面前好象有重重心事，就问：“看你这样枯眉皱脸，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松青呆呆地坐着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听到火塘里的松柴，烧得毕毕剥剥响。

玉琴急了，就强颜欢笑地说：“哟！又是秘密，你怕我不是CP，会泄露你的秘密么？”

松青摇摇头，轻声说：“不，其实，什么也瞒不着你，……”

玉琴挨近了他，收敛了笑容，正经地问：“真

的，我的入党申請書送上去了沒有？”

松青說：“送給支部書記了，他說三兩天里就討論。”

玉琴驚喜地抓住他的胳膊，問道：“真的？支部書記是誰？”

松青瞄了她一眼，微笑着說：“這個嘛，現在還不能告訴你……”

玉琴賭氣地撒開手，嘟囔着說：“你們哪，就這麼守秘密。那你得告訴我，這幾天你為什麼不高興？”

松青苦笑着說：“你沒看出來？一連五夜了，沒有人來敲窗子！”

玉琴一听，才恍然大悟，也暗暗猜測起來。

忽然，在狂暴的風雨聲里，夾着囊囊的敲窗槓的聲音，玉琴是個機警人，連忙站起來說：“听，不是來了嗎？”松青心里一熱，一縱身跳下床來，連竹筒管也忘記拿了，就拖着鞋子去開門。

剛打開門，冷不防，三個穿黃軍裝的兵闖進了堂屋，三支冷森森的漢造步槍，一齊指向松青的胸口。

松青打了一個冷顫，突如其來的襲擊，往往會叫人失去內心的平衡，他咬了咬牙，拚命叫自

己鎮靜，就裝作若无其事，反逼着問他們：“你們干什么？我熊松青一不欠租，二不欠稅，怕是弄錯人了吧？”

三个白兵却不打話，还是那样如临大敌地町着他。在他們背后，閃出一个戴礼帽的青年，他放下了青油伞，拉一张跛脚椅子坐下来，冷笑着說：“別装蒜了，你私通共匪，传递情报，来，給我綁起来！”

話沒說完，两个彪形大汉連忙涌上来，不容分說地用籐索把松青捆綁起来。

这个戴礼帽的青年，搭起了官架子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家伙，这时候还不自首自新！把竹筒管交出来！”

松青一听竹筒管三个字，心里一怔，气得直咬牙，他知道有叛徒了。他心里还明白：碰上眼前这个死对头，正是冤家路窄，更不要存任何幻想了。他干脆一句話不說，把眼睛閉起来。

戴礼帽的青年斜着眼看了他一下，冷笑着說：“量你也不敢狡辯，搜！”

那两个彪形大汉，象接到了“圣旨”，赶快来搜松青的口袋，連褲脚縫里，层层迭迭的补釘里都搜遍了，最后，只好报告說：“没有什么东西。”

“抓他的堂客，到里面去搜！”戴礼帽的青年暴跳起来。

这时候，玉琴抱着小虎仔，挺身走了出来，故意大惊失色地叫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黎家大少爷，松青犯了什么罪？”

那个戴礼帽的青年一见是玉琴，马上堆起一脸笑，说：“琴妹子，你自己愿意嫁给这个暴徒，不要怪我了。”说着，又对那两个彪形大汉横了一眼，“你们楞什么，进去搜，连这个女人的身上也搜！”

那两个彪形大汉，慌慌张张进里屋去了。接着，就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。

玉琴望着松青，豆大的泪珠儿扑簌簌地掉落下来。松青望了玉琴一眼，看见玉琴的泪容，看到小虎仔乖乖地睡在娘怀里，心里一阵阵象刀绞一样的难过，心想：这孩子倒乖，他哪里知道人世间的什么事呵！

两个马弁在里屋翻了一阵，走出来打了一个立正，说：“报告团总，到处搜了，没有竹筒管。”

“蠢猪！搜这个女人身上！”戴礼帽的青年跳起来骂道。

松青心乱得象一縷扯烂了的麻，生怕玉琴把竹筒管帶在身上，可是，两个馬弁搜了一遍以后，什么也沒有发现。

原来玉琴听到外边来的人不是赵雪涛，就知道出了事，情急智生，連忙把竹筒管丢在火塘里烧了。松青一听竹筒管沒有被搜出来，就吁了一口气，他知道是玉琴干的，向她投过一瞥感激的目光。玉琴也懂得丈夫的意思，觉得自己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是为党做了一件事：保住了党的机密。她心里很舒坦，抬手抹掉了眼泪。

松青望着那个狠狠的黎家大少爷，冷笑了一声，說：“黎家大少爷，无凭无据，半夜三更捆人，不行吧！”

黎家大少爷滿肚子都是气，跳起来說：“你还倒打一耙！快把情报交出来！把第六站的名字講出来，就沒你的事。你認得赵雪涛吧，他就是凭据。”

松青一听赵雪涛，引起了一陣厌恶，就說：“找到了赵雪涛，好嘛，那問赵雪涛要去！叫我当叛徒，別作夢了！”

黎家大少爷的一张脸，气得象猪尿泡，楞了

半天，才大声喝道：“你不怕死？”

松青看看他那副样子，鄙夷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怕死？哼！姓黎的，咱们是冤家路窄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，我死了，你也活不长，有人会把革命进行到底！”他用眼睛看了玉琴一眼，把冤家路窄几个字念得特别重。这句话，固然也有些满不在乎的味道，可是，黎家大少爷却晓得这句话的份量。

黎家大少爷学名黎承福，是五里堰数一数二的大财主黎三麻子的长子，上过洋学堂，跑过大口岸，是全文不文，武不武的假洋鬼子。1926年，从汉口跑回来，成了他父亲的一只左右手。那一年，湖南农民运动闹得轰轰烈烈，土豪打倒了，劣绅打倒了，一切权力归农会。五里堰农民协会的主席是熊松青的父亲熊老铁，以前在黎三麻子家里做过长工。打土豪的第一炮，就对准了黎三麻子，修着炮楼的黎家高堂大院，成了农会的公房，黎三麻子的三百多亩肥泥田，都分给了全堰的赤贫农。黎三麻子曾经戴起高帽子游街，玳瑁框眼镜摘下来了，长袍割去了下面一截。他带着黎承福，住在竹山下熊老铁的那栋茅屋里，忍气吞声地拿起了锄头锄硬土，耕种屋

后背几块生荒地。黎承福浪蕩慣了，哪能受这个苦，按他的說法是“虎死不倒威”，照旧不听农会管教，象夜游神一样，在山前山后晃来晃去。有一个晚上，月明星稀，他在竹山里碰到十八岁的盛玉琴，就現出了流氓本色。盛玉琴也是手脚厉害的姑娘，两个就在山林里扭打起来。正好，熊松青开罢会回来，一見他們在扭打，就三脚两步地赶过来，把黎承福揍了个仰面朝天。黎承福抱着脑袋跑了。第二天，青年小伙子們就把黎承福喊过来，扎扎实实地教訓了一頓，又叫他写了悔过書，这才算了事。不久，盛玉琴和熊松青到农会打了一张証書，自由結婚了。这还是五里墩开天辟地的新鮮事，接着，就有二十多对青年男女也自由結婚了。

好日子沒有过一年，那时，自己的土地上，庄稼长得格外好，正要揚花抽穗，反动派何鍵、許克祥在长沙发动了“馬日事变”，土豪劣紳們又神气起来了。黎承福比他老子还狠毒，带着国民党的軍隊来“清乡”，軍官們特別賞識他，叫他当了五里墩挨戶团的团总。农会的干部被他們逮捕了，熊老鉄是农会主席，第一个牺牲了。

熊松青带着妻子，噙着眼泪，搬到竹山下的

小茅屋里，时刻沒有忘記这个血海深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得到了力量，他已經是一个共产党员。当湘鄂赣省苏維埃建立以后，他就担任了白区交通員。

这是几年以前的事了。今天，他短短的几句话，包含着极大的愤怒和仇恨。他和黎承福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。

敌人破坏了四个交通站，可是沒有办法找到五站以上的交通員。熊松青采取了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貞不屈的态度，被地主拷打了三天三夜，一个字也沒有吐出来。

黎承福怒不可遏，就这样，他們在大樟树下扼杀了一个刚刚閃着光輝的共产党员的生命。

二

这一个晚上，滿天都是烏云浊霧，盛玉琴抱着小虎仔，跪在大樟树下呜咽地痛哭了一場，哭得泪人儿一样，最后昏了过去。

已經半夜了，盛玉琴还抱着小虎仔坐在树下。高聳的环山，墨黑的天空，象一只大黑鍋，把五里垵牢牢罩住，沒有一絲月光，沒有一顆星子。秋风秋雨，又开始飄洒起来了，她才慢慢地

站起来，挪动沉重的脚步，把小虎仔紧贴在自己胸前，慢慢地走着。什么也看不见，她只觉得自己走在泥濘的路上，或者在荆棘中穿行。自己也不晓得是向枣子坡走呢，还是向哪儿去。耳边江水嘩嘩地流，玉琴心里一怔，她想起了这条带走无数血泪和生命的汨罗江！

热泪，不停地流，她朝着江边走去，她低下头，亲亲小虎仔的脸颊，那眼泪呵，就洒在小虎仔的小脸上。汨罗江的水声，越来越嘩嘩响，盛玉琴的心都要碎了。

忽然，竹山里刷刷响，有人在咳嗽。盛玉琴吃了一惊，尖叫起来：“誰？誰？哪一个坏蛋，我娘儿俩和你拚了！”

竹林里传来了声音：“姐姐，亲姐姐，是我，盛明。”

盛玉琴心里一酸，刚刚停止的热泪，又象走珠似的滚下来，叫道：“好弟弟，亲弟弟，是你嗎？”她觉得眼前有一道閃电，劈的一下从群山中划过。她两腿发软，倒在地上了。

盛明慌忙跑过来，抱起小虎仔，然后扶她坐在青板石上，輕声地叫：“姐姐，姐姐！”

“好弟弟，我怎么活呵！”过了一阵，盛玉琴